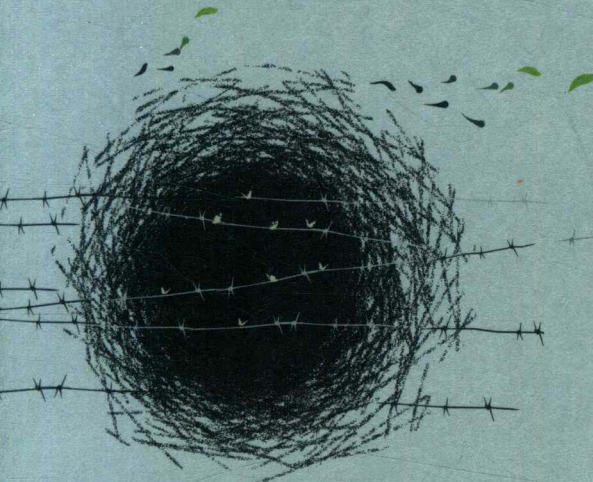


人 或所有的 士兵

人、或所有的士兵
邓一光作品



这里没有过去，没有未来，
只有地狱般的现在！

四川人民出版社

邓一光 作品

PEOPLE
OR ALL OF THE
SOLDIERS

人，或
所有的
士兵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 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 7

ISBN 978-7-220-11325-3

I. ①人… II. ①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6240 号

REN, HUO SUOYOUDE SHIBING

人, 或所有的士兵

邓一光 著

策划组稿
责任编辑
特约编辑
编辑助理
责任校对
责任营销
内文设计
封面设计
责任印制

张春晓
张春晓
林文询
李京京
韩 华 申婷婷
王其进
张 妮
张 科
祝 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http: //www. scpph. com](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 com](mailto: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160mm×230mm
47. 25
771 千
2019 年 7 月第 1 版
201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1325-3
88. 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献给我的孩子
——BJ、SW、XX、JJ

远离战争，不论它以什么名义

〈主要人物〉

陈述人：

郁漱石——中华民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中尉军需官，D战俘营战俘。

冼宗白——“郁漱石案”辩护律师，西班牙名“迭戈”。

封侯尉——中华民国广州行辕军法署海南分部少校，“郁漱石案”审判官。

奥布里·亚伦·麦肯锡——美国航运学校教师，前海军上尉，D战俘营战俘。

尹云英——中国红十字会理事，郁漱石的养母。

矢尺大介——中国派遣军第23军少佐，D战俘营次官。

梅长治——香港华贸易公司经理，前中华民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港澳工作站中校主任。

邹鸿相——中华民国国防部少将专员，前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上校科长。

刘苍生——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雇员，前环球贸易公司雇员。

秦北山——中华民国外交部驻外代办，前外交部情报司科长。

其他人：

冈崎小姬——日本帝国大学学者，陆军省俘虏情报局高级雇员。

阿国加代子——日本京都女子学校学生，郁漱石初恋女友。

阿国乃上——日本外务省驻香港总督府侨民关系事务室文员，郁漱石的大学同学，阿国加代子的哥哥。

邝嘉欣——香港圣保罗女书院学生，圣约翰救伤队队员。

朱三样——港九大队成员，前中华民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上士，郁漱石的勤务兵。

缪和女——中华民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少尉，郁漱石的副官。

敖二麦——中华民国第7战区兵站总监部上士，郁漱石小组成员。

老 咩——中华民国广东民间抵抗力量组织首领。

李明渊——中华民国国防委员会少校专员，D战俘营战俘。

钟纪霖——中华民国第7战区上校副师长，D战俘营战俘。

徐才芳——中华民国第7战区少校稽查官，D战俘营战俘。

曹家旺——中华民国第 7 战区少校军医，D 战俘营战俘。

肖子武——中华民国广东抵抗力量组织指挥员，D 战俘营战俘。

马仔仔——中华民国广东抵抗力量组织士兵，D 战俘营战俘。

艾伯特·摩尔·道格拉斯——英国政府殖民地部特派大臣，D 战俘营战俘。

卡罗尔·德顿·哈德罗——英国皇家海军上尉，D 战俘营战俘。

何塞·邦邦·桑切斯——菲律宾陆军情报部中尉，D 战俘营战俘。

凯登·纳什·克雷蒂亚——加拿大皇家陆军少校医官，D 战俘营战俘。

饭岛要人——中国派遣军第 23 军 D 战俘营中佐主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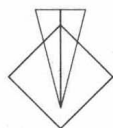
阿朗结衣——中国派遣军第 23 军 D 战俘营台籍上等兵。

八朗太郎——中国派遣军第 23 军 D 战俘营曹长。

今正觉——中国派遣军第 23 军 D 战俘营韩籍军曹。

桐下旗上——中国派遣军第 23 军 D 战俘营雇员。

目 录



第一部 /001

- 一 法庭陈述：我应该活着 /003
- 二 法庭调查及其他：被告没有在内陆任何战场上作过战 /009

第二部 /065

- 三 法庭陈述及其他：他和同伴充满幸福的聚集地 /067
- 四 法庭外调查：没有过去和未来，只有地狱般的现在 /093
- 五 法庭外供述及其他：我愿意接受诅咒，永世不再变成人 /127
- 六 法庭举证及其他：哗破，一个气泡破裂了 /161

第三部 /183

- 七 法庭外调查及其他：陆军省俘虏情报局的冈崎小姬 /185
- 八 法庭外调查：他们向英国人和美国人宣战了！ /217
- 九 法庭调查及其他：我有足够的理由退出战争 /244
- 十 法庭外调查：我身边那些尸首，他们会不会突然坐起来 /274

第四部 /301

- 十一 法庭外调查：摆脱麻木的最好办法就是找死 /303
- 十二 法庭外调查：炖猪肉、烤鱼和青菜酱汤，超过四盎司大麦饭 /336
- 十三 法庭外陈述：我唯一的喜悦和幸福，就是我的男人 /354
- 十四 法庭外调查：我身处两座战俘营中 /370

第五部 /391

- 十五 法庭外调查：卑鄙是会传染的，而且它会上瘾 /393
- 十六 法庭外调查及其他：我被自己出卖了 /432
- 十七 法庭外调查：死亡有很多方法，活下去只有一种 /455
- 十八 法庭外调查：影子武士后代，影子武士后代 /491
- 十九 法庭外调查：不管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人们总要结婚 /502

第六部 /521

- 二十 法庭外调查：我只选择一种方式活下去 /523
- 二十一 法庭外调查：君不见樱花明日落尘埃，倾尽全力瞬间开 /550
- 二十二 法庭外调查：那一刻我相信，我们如同至亲骨肉，可以在彼此的眸子中看到自己过去的样子 /586

第七部 /639

- 二十三 法庭外调查：如露之临，如露之逝 /641
- 二十四 法庭陈述及其他：“抬头，看上面！” /670
- 二十五 结案报告和遗书：妈妈，我坚持不下去了 /737

本书参考资料 /740

第一部

003/ 一 法庭陈述：我应该活着

009/ 二 法庭调查及其他：被告没有在内地任何战场上作战

法庭陈述：我应该活着

(GYB006—01—191) 被告郁漱石法庭自辩记录：

谢谢法庭给我辩护的机会。

我猜，在法庭最终决定我命运之前，或者说，在你们把绞索套上我的脖子之前，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有了。

我要说，我没有什么可辩护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辩护，为什么站在这儿接受审判。

你们指控我在中日战争期间犯下通敌叛国罪，请告诉我，你们怎么界定中日两国间的战争，这场战争从哪里开始算？同治十三年^①？光绪二十年^②？光绪二十六年^③？民国三年^④？民国十七年^⑤？民国二十年^⑥？民国二十一年^⑦？还是

① 1874年5月，日本入侵台湾，后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专条》，承认琉球为日本保护国，赔偿白银50万两。

② 1894年7月至次年2月，日本进攻驻朝鲜清军，攻占辽东半岛，消灭清朝北洋舰队，迫使清政府签署《马关条约》和《中日辽南条约》，史称“甲午战争”或“清日战争”。

③ 1900年6月，“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日军攻陷天津、旅顺、奉天，携11国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并单独与清政府签订《中日会议东北四省事宜条约》，获得在中国东北南部特权。

④ 1914年8月，日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全线，携英军攻占青岛，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日华条约》。

⑤ 1928年5月至次年10月，日军进攻青岛，占领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制造“五三”惨案。

⑥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在随后3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

⑦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国民政府被迫签署《上海停战协定》，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3月9日，日本挟持清废帝爱新觉罗·溥仪成立满洲国，并先后攻占济南、热河、察哈尔及河北大部，进逼平、津，迫使国民政府签署《塘沽协定》。

民国二十六年^①？不，你们从来没有说清楚过，害怕说清楚。你们说不清楚中日间的战争自何时起，说不清楚近百年来中日间的冲突哪些算战争，哪些行为应该被计入战争罪，哪些罪行应该由国家承担，由担任政府决策者和最高领袖的人来负责，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语焉不详，在国家责任上闪烁其词，又怎么能够合法地执行生杀予夺大权，指控我这个低级军官对中日间的战争负责？我若不明白这个，怎么交代“罪行”？

战争的发动者宣布终战了，施加者交出了佩刀，你们不在乎终战与投降的关系，只在乎终于熬过了“这一场”战争。“很好”，你们说。你们想尽早结束眼前的一切，去忙别的。那是另一场战争，对手换成了中国人，对吗？

一个国家经历了七十一年战争，有多少肮脏的内幕，多少人的死亡和耻辱，还不够？

总之，你们是“这一场”战争的胜利者，有足够的理由利用审判这种合法方式好好享用战胜者的权利，以缓解七十一年财殚力竭的国家间战争留下的创痛，消解七十一年佛头着粪的耻辱，为下一场战争歃血以誓。看起来这很合理。可是，上百万渡过中国海登上中国大陆烧杀掠抢的战争施加者，他们呢？你们为什么要把他们匆匆送走，你们害怕什么？

我不属于胜利者一方。

我只想活着，不要被人蒙上脑袋，拉上绞刑架，脖颈套上发硬的绳索，启动暗仓，像一枚风干的果子坠落进长长的暗道。

就是说，我们都不希望结束得太快。

好吧，我愿意配合你们，至少我可以学学山鲁佐德，而尊敬的法官和军法官先生们，你们就是山努亚和萨曼，我们来玩一个讲故事的游戏，看看我能在死神面前做些什么，熬过多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从头开始。

你们说，你们有确凿“证据”，证明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荣岛丛林中发生过一场激烈攻击，致使中国派遣军^② D 战俘营毁于爆炸和大火，那是美

①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卢沟桥攻打中国守军，随后攻占平、津，11月攻占上海，12月攻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全国抗战。

② 1939年，日军大本营发布“大陆令”362号，向中国派出遣华军，首任司令官西尾寿造，未任司令官冈村宁次。

国人的轰炸造成的——日治期间，英国政府支持盟军轰炸日占区香港，国民政府也支持轰炸日占区华南，美国人的“米切尔”“解放者”“入侵者”和“复仇者”反复向情报提供的目标俯冲投弹，空袭导致了大量误炸伤亡，比如红磡小学事件，正在上课的学生来不及躲避开呼啸而来的航空炸弹，一百多名孩子当场被炸死。既然如此，当第14陆军航空队的纳尔·克尔中尉率领的10架B-25轰炸机在万米高空发现了隐藏在桑岛原始丛林中的D战俘营，并且把战俘营操场上用石灰画出的矩线当作日军隐藏在丛林中的零式飞机跑道，克尔中尉下令“消灭小鬼子的苍蝇”，4架B-25轰炸机打开投弹仓，投下30吨炸弹，几百名战俘连同D战俘营消失在火海中，就不是什么意外的事件了。

你们告诉我，美国陆军情报局A.莫斯特上尉奉命调查民国三十四年在香港大轰炸中因坠机被俘的13名美军机师的下落，他是战后最早进入华南的美国军官，他向上司提供了一份D战俘营毁于盟军误炸的报告，报告根据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作战日志、日军香港防卫司令部空袭预警日志和日军荒木胜利支队战俘审讯记录，证明造成D战俘营被炸结果是空中观察误判引起。莫斯特上尉从香港战俘总营的文件中查到了由D战俘营第131号战俘设计的《战俘体育运动项目报告》，莫斯特上尉的助手在D战俘营废墟中找到残存的贝壳石灰和一些简易体育用具，以上证据证明误炸这一说法是可信的。而这一切，应该由造成这场可悲事件的相关人员负责，就是说，由那个设计了D战俘营《战俘体育运动项目报告》并亲自用贝壳石灰在战俘营中画出21道白色矩线的第131号战俘负责。

看上去，这个推断很合理。

我就是D战俘营第131号战俘，那个似乎应该对这场造成数百名战俘死亡事件负责的人。

我能说什么？你们想听到什么？你们希望我为什么做证？

我不知道你们为何拒绝接受D战俘营毁于日方“消灭痕迹”预谋的事实，为什么不承认那是一场计划中的屠杀，为什么要在日本宣布终战10个月之后，把D战俘营日方管理者匆匆送回日本。他们是屠杀事件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他们应该告诉你们，在桑岛原始森林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们怕什么？有什么事情会被揭穿，需要遮掩？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什么是事实。

民国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桑岛上的大屠杀开始了，它从下午5点09分开始，整整持续了3小时。屠杀者用去的时间比这个更长，如果算上刽子手们离开桑岛之前对奄奄一息濒死者的补杀，以及焚烧小山般的战俘尸体用去的时间，屠杀应该超过72小时。

126名英国战俘，133名加拿大战俘，17名印度战俘、4名荷兰战俘、3名意大利战俘和1名菲律宾战俘在大屠杀中被日本人处心积虑的预谋和盟军趾高气扬的航空炸弹合谋杀害。死者中部分人遭到航空炸弹的弹片和烈焰的攻击，因为营养不良和窒息失去所剩无几的逃生机会，剩下的大多数人在冲向铁丝网的逃亡途中被藏匿在丛林中的机枪子弹击中。死亡群体中人数最多的来自中国，总共有682名中国战俘在屠杀中死去，包括几名年仅十几岁，在D战俘营关满三年的未成年战俘。

重复我刚才的话，凶手是日本中国派遣军和美国陆军空军。

大屠杀开始的时候，我在离现场1公里远的海边坡地上。D战俘营就在我脚下。我亲眼目睹了屠杀。

那真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太阳正在落入林梢，盟军空军编队从东北方向飞来，它们的目标是桑岛西南的香港。我听见95式重型机枪的声音，它们从D战俘营西北方向的森林中传来，短促的连发，大约三次。子弹射向空中，目标是从天空中飞过的盟军轰炸机编队。这是以指挠沸的公然冒犯，对吗？已经飞过头顶的轰炸机编队中，4架B-25米切尔轰炸机从西北方向折返回来，向桑岛俯冲。至少20枚200公斤重量的航空炸弹落下，数枚炸弹准确落在营区中，大火立刻燃烧起来，营房快速坍塌，到处都是抽搐和扭动的战俘。我看见一些战俘从一排排倒下的营房中惊慌地窜出，在弹片和硝烟中爬动，他们不甘地翘起消瘦的肩膀和佝偻的背，挣扎着被火焰吞噬掉。米切尔轰炸机上的0.5英寸机枪响了，战俘们的胸膛和颌骨像夏天最后晚霞中的花卉一样争相绽开，成片倒下，任由随后追上来的大火烧成焦炭。我还是看到了愤怒，大量的愤怒。那些国民政府第7战区的士兵和英联邦军队的士兵们，他们即使在中弹之后也骂骂咧咧，顽强地从地上爬起来，手里攥着一块发臭的布片或者被机枪子弹切断的同伴的手掌，试图躲开从森林中不断飞来啾啾喷涌着黄烟的瓦斯罐以及伏击者发射出的榴弹和机枪子弹，徒劳无功地跌落回地上。

这不是我的错。

我在屠杀现场，但我活下来了，看上去比那些大汗淋漓的屠杀者还要完整，这不是我的错。

我不是唯一侥幸存活下来的 D 战俘营战俘。还有一支游击队——他们曾经是 D 战俘营的战俘，一共 63 人，在屠杀日的前 20 天，他们从东区 21 号宿舍下那条奇迹般的地道中成功地逃出战俘营。请原谅，是 61 人，有两人在逃亡前留了下来。逃出 D 战俘营的 61 人中，1 名掉进海中溺死，1 名在路上病死，1 名因不明原因在海上被同伴杀死，剩下 58 人。他们在登上惠州海岸时，慎重地做出将会返回桑岛拯救留在 D 战俘营的兄弟的决定。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兑现了承诺，是否返回过桑岛，但显然，就算他们返回桑岛也来不及了。

先生们，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对吗？你们中间的每个人都知道，桑岛上的大屠杀它真实地发生过，你们手中有一份秘密档案，证实它的确存在。与其说第 14 航空队的轰炸帮助了日本人，不如说它就是日本人“消灭痕迹”计划中的一部分。多么有趣的配合啊，一支耀武扬威的轰炸机队，规模庞大的杀人武器库，它们飞抵头顶，只需要按照计划向机群轻轻扣动机枪扳机，三次，或者再多一次，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D 战俘营被大火烧成灰烬，在几场大雨之后恢复成更早时期的清代兵营废墟，人们无法辨认南方茂密的雨林植被中曾经存在的 D 战俘营，它消失了，不见了。但你们知道，那场屠杀，它的确存在。

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你们帮助真正的刽子手销声匿迹，是害怕仇恨无休止地蔓延下去，还是对战争的认真清理将耽搁你们去进行另一场战争？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关于这场大屠杀，你们指认的被告不是犯下战争罪和杀人罪的组织和集团，不是中国派遣军和第 14 航空队中的任何人，而是一名中国人。

前中国军人。

D 战俘营的幸存者。

我。

为什么你们不去找到在大屠杀中活下来的那些游击队队员？找到他们，他们会证明我没有撒谎。不，你们不会这么做。战争没有结束，它还在继续，一天都没有停止，它不过是改变了参战双方的国家属性。这回没有入侵者，由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开打。国军在鲁南战役中丢了两个整编师和一个快速纵队，在莱芜战役中丢了七个旅，新编第 74 师在孟良崮战役中被共军粟裕部吃掉，抗战名将张灵甫血洒沙场，那 58 个逃出 D 战俘营的游击队战俘，很可能正在与国

军作战的共军队列中，你们不会屈尊地去战场上寻找他们，向他们质询屠杀现场的情况。而作为国民政府的指控对象，我没有机会参战，并再次被俘，被你们或他们关进战俘营，经历再一次恐惧。我很高兴这样。

先生们，你们为什么沉默？

你们和我都知道，审判已经结束了，它用去了太多时间，没有什么细节被遗落，我站在这里，只是因为你们对什么事情拿不准，或者在等待一个合适的宣判机会。

“该死的，”你们在心里想，“这是终审判决，判决结果是死刑，这个脸色苍白的卖国者不应该得到政府的赦免，他在那儿胡说些什么？”

不，我应该活着。